



章德益

绿色的塔里木

绿色的塔里木

章 德 益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绿色的塔里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6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 \frac{3}{8}$ 插页 2

1980年4月北京第1版 198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10019·2948 定价 0.29 元

目 录

老军垦的心愿.....	(1)
不进瀚海.....	(3)
创业室的军衣.....	(5)
对瀚海.....	(7)
脚印.....	(9)
塔里木抒怀.....	(11)
进去出不来.....	(13)
大戈壁呵，我敬你一盅！.....	(15)
致风口.....	(17)
瀚海风.....	(19)
千杯歌.....	(21)
新城街灯.....	(23)
奔腾的鼓点.....	(25)
拓荒者的图章.....	(27)
新兵驯马歌.....	(29)
窝棚门.....	(31)
绿色的画碟.....	(33)
帐篷·太空.....	(35)

题在风库的墙上.....	(37)
红柳窝抒怀.....	(39)
挖地下水.....	(41)
致邻居.....	(43)
一支歌曲.....	(45)
弄潮歌.....	(47)
我和泥.....	(49)
我和银锹.....	(51)
三九天的汗衣.....	(53)
风沙道.....	(56)
竹笛、二胡、手鼓.....	(59)
高高的青年林.....	(61)
秋天的体检表.....	(63)
褪色的军衣.....	(65)
我的沙窝窝.....	(68)
摇篮之歌.....	(70)
 初登天山.....	 (72)
天山十万都属我.....	(74)
天山小屋.....	(76)
冰原上的歌.....	(78)
致巨瀑.....	(80)
天山水.....	(82)
交换纪念章.....	(84)

他还在大山间巡行.....	(86)
进深山.....	(88)
你今年进山，难！.....	(90)
出山谈.....	(92)
选代表.....	(95)
长亭曲.....	(98)
献给未来.....	(100)
编后记.....	(103)

老军垦的心愿

别把这窝棚拆除，别把这窝棚拆除，
这窝棚，我们当年曾住过，
今天，新一代就要来了，
哦，别把这窝棚拆除，别把这窝棚拆除。

我们老一辈呵，应该给后一代留些什么？
留成堆的金谷？留缤纷的瓜果？
哦，不够！不够！
更应该留给他们这窝棚——一屋子革命的火！

留给他们这扇窗，告诉他们，
就是它，抗击了大戈壁的黄沙浊雾；
留给他们这扇门，告诉他们，
就是它，顶住了塔里木的严寒酷暑！

留给他们这盏灯，告诉他们，
就是它，陪伴我们夜夜阅读马列书；

留给他们这根柱，告诉他们，
就是它，撑起塔里木的粮仓棉库。

呵，留给他们这窝棚呵，
让他们去看，让他们去思索，
前辈的事业怎样创，
后辈的路应该怎样开拓！

呵，留给他们这窝棚呵，
留给他们一个火烫的熔炉。
当年，这熔炉曾炼出钢铁的一辈，金色的塔里木；
今天，这熔炉也必将炼出崭新的一代，擎天的梁柱。

哦，别把这窝棚拆除，别把这窝棚拆除，
让它留之千代，光耀万古，
告诉新一代，它——
就是共产主义大厦的基础。

不 进 瀚 海……

不进瀚海——怎知世界之大？
不住戈壁——怎知天涯之近？
呵，在这莽莽瀚海深处，
有我们百十个人扎营。

百十副肩膀，百十双眼睛，
百十双铁臂，百十颗丹心。
居瀚海的一角，占沙丘无尽；
居大漠的一处，占古林万顷。

呵，这瀚海真大——
容我车飞，容我镗鸣；
这沙原真宽——
容我汗滴，容我歌音。

呵，不进瀚海——怎知世界之大？
不住戈壁——怎知天涯之近？

瀚海之大，大在为理想耕耘；
天涯之近，近在与斗争为邻。

居地球的一角，
占丑洲风云；
点窝棚的灯火，
耀万代光明。

瀚海真大呀——
容我抱负，展我胸襟；
沙原真宽呀——
容我理想，跳我赤心。

呵，要知世界之大，请来瀚海创业；
要知未来之近，请来戈壁革命。
瀚海之大，大在为共产主义斗争；
天涯之近，近在能最早迎来金色的黎明。

创业室的军衣

哦，请让我，穿一穿这洗白的军衣，
这军衣上哟，还留着淡淡的血迹，
这血迹，是老红军的？是老军垦的？
望一眼哟，顿觉激情滚滚起。

请让我，穿一穿这洗白的军衣，
我不远万里来此，就是为了接过这军衣，
让我穿一穿吧，贴进老一辈的胸膛；
让我穿一穿吧，偎进老一辈的怀里。

呵，我穿起这军衣，
顿觉得滚滚热浪裹身体，
那是老红军的体温？那是革命战争的炮火？
那是开发塔里木的热情，还在衣上燃不熄？

呵，我穿起这军衣，
我的热血猛涌，心跳更急，

呵，是那军衣上的血，溶进了我的血液？

是那老一辈的心哟，跳进了我的怀里？

我低下头，呵，那一排衣扣，

正严肃地注视我，目光直射我的心底，

是向我讲述南昌起义的炮火？秋收起义的火炬？

是要我们接过这革命的火，让它烧红五洲天宇？

呵，军衣哟，对我多亲昵，

真象老一辈抚摸着，给我温暖，给我激励；

军衣哟，对我多深情，

真象老一辈的心贴着我，给我不尽的热和力。

呵，让我穿上这军衣，

挥戈跃马，在三大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冲击；

呵，老一辈哟，你们放心，

胜利，一定诞生在我们手里！

对 瀚 海

瀚海年高——

沙涛是你皱纹，白云作你发罩。

可休夸你年高，

也莫道我年少。

你瀚海万龄高，

只赢得：荆棘、古林和沙包。

历史的痕迹，只剩下芦花与碱霜；

岁月的长河，只留着黄风的喧嚣。

驼群般的沙丘，随狂风跋涉，

只驮着塞外的残烟夕照；

低垂的圆天，日起月落，

只扣住大漠的荒沙衰草。

呵，不要这多风，不要这多沙，

不要天地这般黄，

我们这一代，
誓叫大漠春风飘。

呵，给我沙原，给我戈壁，
我要还你万顷绿洲卷春潮；
给我世界，给我地球，
我要还你万卷彩霞盖九霄。

呵，待来日，天地环宇都返童，
再莫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给它革命情，给它阶级情
——青春永在它怀抱。

脚 印

我自豪地，在瀚海上踩下第一个脚印；
我小心地，在瀚海上留下第一行脚印。
把我的脚印，印在千万个脚印中间，
印下我的脚印，印下我心头的激情。

因为我是第一次走向边疆的战斗呵，
因为我刚开始，迈向革命！
因为我的脚印，是印在这样的脚印中间呵——
这些脚印，属于老团长、老八路、老红军……

呵，是这些脚印中的哪一个，曾印在南泥湾的荒山野岭？
是这些脚印中的哪一个，曾印在延水河畔、太行山顶？
是这些脚印中的哪一个，曾印在烽火征程的羊肠小路？
是这些脚印中的哪一个，曾印进天山南北的沙碛古林？

呵，在印过这些脚印的地方，早已是春花簇簇、万木青
青；

在印过这些脚印的地方，早已是金浪银波、高炉油井。

呵，可它们呀，

今天还在大戈壁上倔强地前进。

呵，让我，让我在它们中间留下脚印吧，

这该多么幸福，这该多么欢欣，

印下我的脚印，印下我的誓言：

跟着这脚印，踏着这脚印，更向前挺进！

莫道此刻，我的脚印小又浅呀，

呵，我来边疆，早下定决心，

把千里戈壁和整座天山，都担在我肩上吧！

看明天，我也必将留下这样深的脚印。

呵，我自豪地，在瀚海上踩下第一个脚印，

我小心地，在瀚海上留下第一行脚印。

老一代的脚印，象种子播出今天的神州春色；

我们的脚印呵，也必将化成明天的繁花如锦。

塔里木抒怀

白云般的棉田，金霞般的稻海，
彩毯般的绿洲，队列般的林带，
呵，千红万紫，缤纷绚丽——
你这塔里木的色彩！

呵，这白云；是不是飘自杨家岭？
这金霞，是不是宝塔山的华盖？
这彩毯，是不是收聚了南泥湾的春色？
这队列，是不是从延河畔走来？

望果树，如见当年拓荒的帐篷；
望棉田，如见当年露营的雪海；
望稻浪，如见当年老军垦的心潮；
望林带，如见当年老红军的丰采。

呵，望塔里木呀思延安，
满眼的春光是前辈栽；